

## 日志-学术

浙大演讲记.....	2
清华一谈.....	3
数据时代.....	4
数学，人学.....	5
正观科学.....	6
民科与引力波.....	7
通往海外的路.....	8
英语的价值.....	9
人在学途.....	10
光电帝国.....	11

# 浙大演讲记

演讲，是一个人与时间的对垒：不光是对于演说家，也是对于观众。一个十年前的浙大郑教授演讲，引发了一场网络上的风暴。郑强，何许人也？原浙大最受欢迎的教师，现为重大校长。

“中国人往往是太过自卑，抑或显得自傲。”定过方向后，他便进行了持久的演讲。具体是这样的：首先将国人贬至一个低层次，再将自己的地位独特化：因而自己有了发言的资本。继而，大谈国外教育，国民素质的领先，再谈自己的所见所闻。之后话锋一转：中国如此下去结局会如何？至于具体的措施，则往往只是教育从孩子抓起这样的泛化语调了。不得不说，他的这种适度针砭，插科打诨，立论鲜明的特点迎合了不少年轻人树立精神偶像的心态，在浙大这样的名校走红便是一例。

也许，他的确存着对于中国现状的不满，但经过数年在职场中的一路高歌：领导的关照，学校的力挺……我们不能否定他的心智发生了转变的可能性。对于这点，网上一些愤青似乎是更为敏感：他们往往通过只言片语断定一个人的是与非。

所以我们常会看到，在网络上伴随着一个人的走红，必然会涌现极多的批判：我不否定其中有中肯之语，但是哗众取宠者亦不在少数。这些“键盘侠”博取的往往是一种存在感，从某种程度上，他们这种不图利的做法，换来满堂倒彩，算是一场闹剧了。

不由想到网络体育频道上经久不息的键盘之战：在新浪这样的大网站尤为明显。一些人怀着难以揣测的心态发起一场与正文毫无关联的骂战。我曾为避战而转入虎扑，如今看来，实属明智。有网友便说，你的这些责骂，远在大洋彼岸的名流能够看到吗？你只能攻击自己的同胞。其实，又何止是这些新闻媒体呢，在贴吧、BBS等，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时常在发生。

再看郑强，他的目的也许并不纯正了，但是，他的表现迎合了大学生的心态：激情的表现，激进的观点。也许我们没有接触社会的是非，不能意识到实现他所说的内容的难度。但是演讲中体现的社会责任感，文化认同感是我们理应终生践行的。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全社会的共同使命：成年人若是以自己见多识广，看透世态炎凉而拒绝做出努力，那么，谈什么这个时代的契约精神，教育又该从何说起？

令我感到悲伤的，不仅是网上的种种阴谋，更是十年之后，郑先生所言之事仍大范围存在着。胡适说过“少研究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而今，问题研究也许是到位了，然而一来缺少怎么做的方法论，二来缺少做下去的执行力。因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国民素质的提升，就显得止步不前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缺少引路人呢？并非如此，只是，百姓与真正的专家之间似乎缺少了一种真正的信任，对此，双方均显得是受害者，结果却是，我们都在承受着信任危机造成的影响。那些潜伏着的挑拨者，又能够从中收获些什么呢？没有，这就是一场“双亏”之局。

有人说，“存在皆合理”，我认为，不然。万物存在未必合理，但是，必然有原因。郑教授的走红，源于不少人想要发言却没有机会的处境以及教育的真实困局。他未必是合理的，但是他带来的思想，足以开拓华夏儿女的视野，引发民众的一番思考，又有何不可呢？

# 清华一谈

最近在网络上围观了一场讲座的直播，主讲人是清华的格非教授，围绕着中国文化的时空变革，他纵横捭阖，引经据典，可谓是实在的大师风范。然而让我震撼的并不只是教授本身，更是互动学生的表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难得。

有人会说，毕竟是清华的学生，表现突出是分内的；又或者说，发言的人多半是内定抑或预先准备的。我并不否定这些可能性，但是显然，相比于这些既定因素，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一些可变因子？

一位浙大教授曾说：我们与清北的差距在于什么？我们的校园里充斥着的是各种辅导广告，而在北大，他们的周末拥有更多的讲座、论坛，尤其是文化的。其邻居清华，即使是素以理工为长项，在文化等软实力方面做出的推广也是大为可观的。以之前所说的讲座为例，就我所知，其人文学院等会定期在全校范围内举行文化论坛。众所周知，文科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工科生而言，更是如此：这种全面提升竞争力的表现，归根到底，是由他们的培养目标决定的：不错，正如其前校长所说，他们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人物。

相比于他们，占多数的人们并非有这种“待遇”。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因为人生不确定性的差异：985之流的平台为学子带去了更多的对于未来的确定度：他们并不会有过多的对于求职一类的担忧，因而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对于多数人，激烈的社会竞争体现的更为明显，所以，不论是考研党，还是求职党，紧迫的心态感带来的一门心思的努力都是对于前途的不确定性下的一种赌注：一种牺牲就是，他们忽视了对看似无关痛痒的人生影响要素（一如文化素养，格局意识之于工科生）的重视。

另一个，也是很多人强调的，是资源分配的差异：虽然一直被诟病，但是显然，这种差异在长期内是不会被消除的：毕竟，在中国是难以实现如德国那样的大学机制的。譬如我一位在华中科大的同学PC，便有机会亲历全国性的计算机竞赛，见证最强大脑的对决；而我在国科大的朋友小F，虽然她一再吐槽作业的成堆，但是显然，他们的提升机会抑或各类资源也会是成比例的体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现实一些，对于这种差异性，并不是光靠个人的努力可以完全弥补的：也正如一位学姐说的，即使她在考北大法律系的路上，以初试第二晋级，在复试中的差距也是她始料未及的：四年的时间，是相当可以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努力？不，恰恰相反，做一个快乐的追赶者才是可取的。快乐，是源于我们要承认差距，要放正心态：不卑不亢，而不是事事妄自菲薄，自甘低人一等；也不是苛求名校学子诸事要完美，对于一个篓子就冷嘲热讽。

也正如我之前说的，一大利器互联网带给了我们更多更广的可能性，也让人的社会性与连通性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归根到底，我们终将融入社会，而双方如果始终视对方为对立阶级，割裂了更大层面上的联系，结果无疑是不好的，是一盘零和赛局。我们社会如今的一种反智风气，便是一个反面典型。

引用周星驰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进一步说，一群人如果没有该有的梦想，和一盘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 数据时代

新的一年来了，在开始正题之前，首先祝各位，新年快乐。

这些天的经历，让我真切的感受到数据的影响力。不论是在 MCM 比赛时在各大国内外网站找寻文献，还是寻思着做项目时找模块资料，都是一种践行着在浩如烟海的数据库中找寻有用信息的过程。

譬如在 MCM 比赛中我们组选取的是关于自动驾驶汽车与路段通行量的问题，便是建立在所给的道路相关数据的数据分析，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深入贯彻数据为上的精神，显然这并不算多的数据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我们缺少了如 SPSS 那样的分析手段，更不用说引入编程如 R 语言了。无论如何，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至于结果，也并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但是这次引入了大数据专题的赛题，也表明美国，乃至全世界已经一步步加强了对于数据的重视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流通高度化的时代，但是个体的处理量终究是有限的。因此，一些人选择了遵循着他人的指引，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挑取信息，而另一部分则选择了自食其力。前者，是我们中的大多数，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心累的专业者。

我们常说计算机科学（CS）是当今的一大吃香产业，而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机器学习这个计算机与统计学的交叉体是一大热门。也许你曾听过一个叫“数据挖掘”的词汇，而它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前者提供的算法之上的。它的跨度很大，以至于简单至 Excel 数据处理，复杂至专业化软件的数据分析，都可以被囊括。甚至于，与 Alpha Go 等人工智能相关的深度学习也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关于神经网络的分支。

也许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水平，但是我不应该丢弃这种素养，即对于信息流的处理能力，我们也叫它，批判精神。比如前些天发生在云南的游客被毁容事件，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我们摒弃了认定“弱者则有理”的理念，既不会因为受害者的表现而否定一个地域，又不会在后者疑似洗地时手足无措，就不会无缘由得意气用事而被各种舆论带节奏。而这，正是这个时代，当我们获取信息便利的同时，需要承担的责任。

时代在发展，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福音。当我看《罗曼蒂克消亡史》，直视那个被摧毁前夕的上海滩，我难免有一丝庆幸。我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我会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那时，能成为一个平凡人也是实属不易的，因为每个人都处于一个被毁灭的边缘，身不由己。繁华，一如罗曼蒂克，正在一点点的消亡。

电影被称为中国版的《教父》，但也许是由于地域的不同以及文化的差异，在我的眼中，它们的差异性还是挺大的。而相同点在于，《教父》因为复杂的关系网而晦涩，而《罗曼蒂克消亡史》则因为奇特的上海腔和变换的场景而难懂。因而都是十足的烧脑片。不论如何，二作都可以被称为佳作。

鸡年的第一天，我写下这篇文章，感谢时代，感谢有你。

# 数学，人学

提到数学，许多人的第一评价是：理性。其实，它更是一个涉及直觉与心理的融合体。下面是两个事件。

数学界有一位局部知名的老师，姓张，是一个有趣的人。在一次关于概率论的“三袋问题”，他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见下：

一个勇士要进宫见公主，保安将其拦下并递上三个袋子，其中分别中有石头、石头、金子，若勇士跳到装金子的袋子，便可进宫，勇士随机挑选一个不打开，此时保安在剩下的两个袋子中打开一个装石头的袋子，并问：你要更换吗？那么，为使得胜率更大，他是否该更换？

这个模型曾多次被推上公众视野，譬如据传的，美国综艺节目曾将场景换做了三扇门后的驴子与车的选择。而在电影《决胜 21 点》中，他也是几位 MIT 学生研究的问题之一。

原型是莎凡女士在报刊上提出的，起初她给出的结论是：选择“换”的赢面更大，并且，当满足上述条件时，概率将翻倍。然而，在报刊出版后，在收到的万余份邮件中，高达九成认为应当是概率保持不变。但随着数学实验的进一步验证，多数人的选择表明是错的。

至于是什么导致此现象，起初我认为是由于一种文字游戏。但随着问题的全球化展开，似乎存在着一种科学性的解释。研究称，是由于人脑的结构所致。人脑对于不确定性局面进行评估的部分与处理情感的部分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相比于理性分析，直觉的处理更具有优势。在处理一个数学问题时事如此，在面临生存威胁时亦是如此。

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是有关张、王两位老师的多年争辩之地，一道数学题。而争论点集中在先验事件与后验事件上。题目挺长，对于学过概率论的人而言，它是贝叶斯公式；而未接触的人而言，则可以看成条件概率。表面看来，张老师的解法是正确的，部分解析上也是如此说明的。这就让这个多年的争端问题显得矫揉造作，何况王老师在各版中都有意无意的指出张的解法是“一个流行的错误”。

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是错的，也多少会有一个人是错的，那么，依他们背后的一个团队的实力来看，是几乎不可能不会发现。既然如此，多年坚持己见，看上去是因为面子上挂不住。实际上，也是由于这种打自己脸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此看来，数学绝非一个孤立的系统，如今，它更是在融入社会的同时，将人们的心智变得更为复杂了。

# 正观科学

当杨振宁老先生回归中国籍并当选院士时，人们更多的将焦点转为了对他心理的种种揣测；当欧文（詹姆斯的 NBA 队友）发声称地球是平的时，网友则推及到民主层面来证其合理性。而这些事儿的本质：科学，则被选择性地忽视了。

考虑到宇称不守恒理论及杨-米尔斯论等的提出，杨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可谓不高，甚至于被誉为是当世纪理论物理界的总统山级人物。只是，也许是理论性学科与多数人间的距离太远，又或者是杨先生本身的些许作为与一种被默许的文化传统相左，当一个人提到这个名字时，尤其是与邓稼先、李政道等相提及时，他的言语或多或少都是一种高下立见的态度。

就事论事而说，杨的一些行为的确存在争议，但如一些人嘲讽般得称杨先生的作为是为了养老、圈钱，却是值得估量的。试问，在美国，他们不能够享受到同等乃至更优的待遇吗？相反地，当他，以及一并入院士的姚期智先生做出了这一选择，对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不消说姚先生仍活跃在教学场合，与清华的同学谈笑风生，单由他们的出现而可能引发的效益都是客观的：其一，是学术交流等资源的汇入；其二，是对政府对于科研领域的投入力度的影响，一如施一公教授的团队在生物领域的见解经过国务院的研习得以扩大一般；其三，是能够带动年轻人才对科学的热爱，以及诸多其他。

我们知道，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人才争夺战正变得白热化，而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局面，这也正是为何国家加紧了千人计划等引智行动。不论杨先生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叶落归根，还是单纯的为了名利，都能够为后来者提供一个指向，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能够纷至沓来。

退一步说，追求经济利益本没有什么错，而中国在科研实力上又确实落后于欧美，所以当国家花巨资引海外人才时，当我们假定了相关人物确有价值，如果说只是以“又花纳税人的钱”来反对，其实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再与之前人们在面对屠呦呦团队的低关注度时常说要尊重科研人员的行为，你便知道了科学在一些人眼中的地位了。

有人说，这是一种反智行为，是中国特色的。这倒未必，正如文首提到的欧文一事，网友便说，其实在美国，尤其是较低阶层中，反智行为也是存在着的。很多人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当的，但当这种现象发生在他们的“爱豆”之上时，标准似乎一下子就变了。你若用美国保证言论自由，或者科学本就是一个质疑的过程来搪塞一个如地球是圆的一般的科学性常识，这是很低端的。毕竟，言论自由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科学的质疑也是以合理的知识体系为基石的。当你推翻了一座大厦的基石，而想要搭建空中楼阁，这不是任何的洗地所能应付的，因为，这就是一种反智。或者说，是缺少了对于共同认知的应有的尊重。尤其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个体坛名人之中时，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科学不完全是一种信仰，因为科学在于质疑与重构，而信仰则在于秉持一种既有态度。但是，二者又是相关联的，科学的信仰在于对真的探索与认同，它无关种族、性别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了一种力量，那便是科学的素养。而它们，才是一个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主流。

# 民科与引力波

近些天，随着美国科学家的一份报告，引力波火了。之后，网络上便流传着一位民间科学家郭英森于5年前预言引力波却被无视的视频。在一些媒体的煽风点火下，网友的情绪被调动了，继而，一个科学发现就逐渐变味为道德问题了。

标题党所关注的“首提”“欠道歉”在此一应俱全，可见媒体是深知他们的心思的。至于这种提法是否有理，我想，爱因斯坦等更具有发言权。而郭先生在途中甚有科学性错误的发言，也被前者所忽略了，有些人说，这不就是一种无知吗？

我认为，他们对此表现的太过武断。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无知是普遍存在的，它并无对错。引力波作为物理学的尖端内容，本就具有受众的局限性。对此，大众体现出知识上的匮乏，是正常的。然而，我们一直在倡导的人应具有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一些人的言行中亦没有得到体现，这便是广义上的无知。这么做，风险是什么？他们易被发声较大的意见所煽动，被引向一种本不该有的处境中。

造成这种局势，其实也有媒体的一份责任。以“首创”这种名词博眼球，以鲜亮的标题骗取访问量早已不是新鲜事，而部分媒体朋友们对此也是处变不惊了。但是，新闻的特点难道不应该是真实准确吗，更何况，这还是一则涉及科学的报道。这时，媒体做的便是一种良心工作了，若只是为了图名图利，哗众取宠，那么，网民受到的防不胜防的伤害与误导，又该由谁来负责？如果说，如今的网民在看到新闻时，甚至是一个自己鲜有涉足的领域时，仍需要时刻借助自己的经验来验证其真实性，那岂不是一种悲哀吗？

说到良心，我想，一些人会将它当做灵丹妙药。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制高点的做法，又何尝不是对他人行为的束缚，换句话说，是一种道德绑架呢？的确，网络上盛行着的对于方舟子这类名人不尊重民科的声讨是在理的，但当这种声音成为一种主流，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关注它的前因后果？我不是说民科不值得尊重，事实上，任何人都需要尊重。但是，郭先生这种靠出位博出名的浮躁的思想，这种通过综艺节目而不是潜心钻研的行为体现出了对于科学精神的尊重了吗？当他被冠以“诺贝尔哥”的称号时，我似乎听出了一丝嘲弄：他与诺贝尔之间，又隔着多少科学素养呢？相比之下，我倒觉得在我爱发明这种节目中，不时涌现的那些民科身上体现出的一种对于科学发明的纯粹的兴趣，才是更值得我们提倡的。

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是，科学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精英们，专家们，与民间人士形成一种对峙的关系，显然，这是不利于全民族利益的。然而，若媒体采用一种谋取私利的念头造成相互间的不信任，让我们难以正视科学的价值，正视民族的方向，那么，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近几年，我们戏称的“砖家”便是一例。当然，尊重是相互的。专家也需要尽职，形成一种积极教育、引导大众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这与古时候欧洲的贵族制度是有相通之处的。信任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论是媒体，还是精英，亦或芸芸众生。无它，则无他。

如今的网络，让信息流动的速度一再加快，但是一些问题却一再拷问着我们，比如：对于科学与道德的思考。是非究竟如何，请静下心，用心考量，你自有你的“定制款”想法。

# 通往海外的路

某日，闲来无事刷着知乎，瞥到了传中山大学单方毁约合作学院的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匿名议论。带着好奇，我问起一位中大的朋友。

百度有言，JIE，是中山与北美名校卡耐基梅隆（CMU）的联合工科学院。CMU 坐落于宾州的匹兹堡市，一座不算出彩的小城市，但该校实属工科，尤其是计算机界的顶端。创办也仅是近几年的事。以至于她对于这所学院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据说，也许是因为地处广东，又有一己之地，故中大的海外活动确是很多的。在相继游历了港澳后，她便将目光转向了海峡对岸的台湾。最近，便申请了台湾清华的交换生项目。国立清华也许不能与北京那位相抗衡，但在台湾也是相当有说服力。而交换生本身，在学业之外，能够带来更多的收货。

不得不说的是，在一个高的平台上，如果能够付出格外的努力，的确是可以抓住更多的机会，比如，与国内外的更多的青年人，更好的场合交流。无独有偶的是，一位在华中科大的学霸同学，便与同学在暑假去加州伯克利（UCB）进行学习。UCB 可谓是美国公立大学的霸主，在世界也具有很高的地位。虽然访问的成本并不低，但是金钱并不能完全衡量一切，尤其是，当一个人有机会与世界上最为出色的同龄人相接触的时候。也许有朝一日，他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

而在高中时期，我曾与同学去美国游学了一段时间。我们有幸在匹兹堡的一所高中学习了几天，也在东西部的一些景区留下了足迹。美国的文化固然有惊艳之处，但是若没有一定的定力，就很难去真正的去吸收它。那段时间里，我抱着的，更多的便是一种看客、消费者的心态。顶多呢，算是开拓了眼界。

随着国内经济近些年的整体上行，中产阶级的数量在加大，与国外的接触也在增多。必须承认的是，海外，尤其是美国在诸多学科领先国内，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师会鼓励工科生阅读英文文献，而商科教材更是或多或少直接采用海外教材。与之相应的，各种中外合作、交换项目、留学项目等也诞生且扩张着。

海外学习是一个让人变得更为优秀、更具有竞争力的机会，而不是一个人走向自我放逐的借口。纵使都是出国，在一些富二代借着父母的资产在外面挥霍着时光，追求着所谓的自由时，也会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学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切磋交流。当他们回国后，虽然都被称为海龟，但当潮水退去后，人们便知道，是谁在裸泳。

因而，为了出国而出国，终究是行不通的。毕竟，出国只是自我发展的一种途径，而如果说目的不是为了变得更好，而是为了虚荣、应付，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 英语的价值

今天是部分同学考四六级之时，借此，来聊一聊英语。

英语的价值是什么？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一门伴随着求学生涯多年的考试科目；对于英语专业的人而言，是他们的立身之道；对于想接触更广的世界、与外国人谈笑风生的而言，英语则更多的作为一个载体。

在国内的不少大学，学生与英语的接触，随着大三专业课的到来，也就戛然而止了。之后，撇开一些日后准备考研，抑或出国的人，这门语言也就很快的会被人落下。但是，它作为一门世界性的语言，如果仅仅被视为一门考试科目，那未免显得太过局限了。

曾有人在网上分享，借着语言之优势，获得了不少的外企实习、求职、出国旅游等的便利。诚然，该作者身处帝都，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资讯。但是，如果他自身没有过硬的实力、没有足够的信心，就算这些机会在他面前驻足，也很难被他捉住。

正如他所说，随着全球化、互联网的发展，英语、乃至更多的语言的学习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只要愿意去学习，App 商店的应用是足以满足需求的。诚然，由于既有教育体系的一些缺陷，不少人会自觉地在旅途中丢掉英语，但是同时，他们也丢弃了许多潜在的机会。

举个例子，几个月前，我与队友参加数学建模美赛，期间必然涉及到查阅文献。毕竟评委是美国人，文献要更多地向欧美主流期刊看齐。于是，我们查阅了包括、IEEE、Elsevier 等诸多机构，钻研着一门不同的语言书写的学术资料，而这也很大的扩充了我们的文章。而这对于大学期间的论文写作同样成立，如果想要更为深入的研究一个问题，仅仅参考国内文献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对英语的足量使用，仅依靠着种种翻译，显然是不能够抓住外文文献的精髓的。

再比如娱乐产业，一些人怀着新鲜感，借着 VPN 使用着 FB，Twitter 等，对比微博等舶来物，这些互联网大佬的高人气必然是有其道理的。对我而言，使用着 Twitter，就能够更快的浏览到拜仁的信息，川普的新脑洞语录，或是一些杂碎但又不失娱乐气息的资讯。而与之对应的微博，则更多的是无处不在的广告和各种僵尸粉。

对于人们会提及的留学、交换生等话题，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个体的努力在这里很有希望会得到回报。纵然 QS 大学排名等偏向欧美国家，但是在商科、CS（计算机）等方面，国外高水平大学的有时还是不小的。一个 Top2 学生便说过，THU 与 Stanford、MIT 等在 CS 上的差别在何处？是对于知识的态度、环境的差异。由于诸多国情，美国高校对于工科 Geek 的态度有别于中国。而对于 CS 这种同时需要灵感与智慧的学科，孰优孰劣是显然的了。在伴随着近些年计算机的大热，诸多工科留学党转战美利坚的 CS 也就不奇怪了。

以上，便是我之于英语，一门世界性语言的见解。说到底，它只是一门技能，但是运用的好，伴随着足够的专业水平，是足以成为一个人前进的助燃剂的。

# 人在学途

最近在与建模血拼，故脑中常驻算法与数字，难免影响文章可读性。本文若有不妥，敬请体谅。另：感谢科大，东大，苏大等高校的朋友的倾力指点。（前言）

他（她）们是我的朋友。而今在他乡，过着各自的有故事、有魅力的生活。以下。

## 一：帝都的学霸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小 F。她是江苏的一位高材生，来到北京。北方人的特性，加上皇城的身份，让这座城市戴上了独特的光环。北京的繁华算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对于学生而言，时或的转悠是必然的，即使是对于我这位国科大的朋友而言。

说到科大，似乎自带一个占地小的属性，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合肥的。而且，自从我被告知他们在排队时也要深入贯彻快速排序之流的专业知识，我深深地感受到洋溢着学术气息的高校的魅力。这么一想，最近上映的微微一笑很倾城，和这些计算机大神相比是够 low 的了。然而，小 F 能够抽空看风景，尝美食，亦或是参加歌手大赛，实属活出了一个别样的学霸生活。所以，在我看来，她实在是可以算得上有女神范的人。

## 二：杭州留学党

小 C，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她是一位留学党，在我所见，也是一位有眼光的学生：在留学澳洲之前，她选择了杭州的高校作为过渡点，并且适时地离开：要知道，杭州的往后几年都将陷入盛会的“围剿”之中。而她日后所要去的新南威尔士，无疑是一所澳洲乃至世界的名校，实属厉害。澳洲的休闲风格，在我看来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就如杭州一样。

我去过杭州，两次，一次是旅游，一次则是观光浙大。可以说，那是一个很南方的城市，无论是风景，还是人物。我仍记得前些日子网上盛传的杭州与南京的民间对垒大战，最后自然是难分胜负。只是，作为一位南京人，感性上我支持南京。而国家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因而在发展规划中，划出了前者特大、后者超大的城市指标。

## 三：北方 or 南方

一次夏令营，我结识了一位来自成都的朋友小 D。理由简单到是我要补偿她车费，回报却是我认识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也许这就是生活中的惊喜。在我看来，她是一位很典型的川味女生。所以，当我知晓她在遥远的东北读书时，很是惊讶：毕竟北方粗犷的风格是那么的深入人心，而这，就如一位东北大汉在苏州赏园林给我的感觉。无论如何，她能将此处理的如此得心应手，让我很是佩服的，相比于知乎上吐槽北方生活的南方学生，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说到四川，我与它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却并没有什么游历的印象：在听了我曾一度为它以九寨沟为首的风景所折服，也惊叹于川式的各式美食，但是四川人民明显已经将火锅等一众食品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我如今仍清楚地记得寒假同学聚餐时被鸳鸯火锅的辣汤支配的恐怖。

总之我也要敢于超越自我，以后去西南片区转悠一圈，就如小 D 一样。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所以，能与之交友是我的幸运。当然，也有许许多多未被提及，但仍值得被记住的你们。感谢诸位。

# 光电帝国

有人曾问我：你的专业是什么？电气工程，无疑。此文便是与之相关的一场世纪之战，对战的双方：爱迪生与特斯拉(并非埃隆·马斯克麾下的牌子)，擦出了人类历史的电气之光，也开启了企业模式的新篇章。

著名的通用电气（GE）正是出自爱迪生之手，我们都熟悉他的发明大王的称号，其实相比于发明，他更强大的技能在于出色的管理技能，也就是所说的公关能力。甚至于，他将之运用到了极致，怎么说呢？GE 几乎是以之为核心的公司，是一种小作坊的模式放大器，因此在成长中，没有实现结构转型，而只是规模的扩充。相比于此，西屋电气的创始人 **Westinghouse** 似乎更具有现今流行的互联网时代企业思维模式，即我们是利益共同体，这里每个人（包括他本人与招入的特斯拉）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凝聚。可见，二者就是一种传统与近代企业的较量。

真正的导火索，是对于电力的利用。爱迪生虽伟大，但缺少必要的数理知识，对于复杂的交流电难以理解，而他又不愿意放权，那么自然只得一意孤行使用直流。而特斯拉呢，起先正是 GE 阵容的，后正因个性原因而转投西屋了。正如我们如今看到的，交流电在大型设施中大放异彩，而直流电停留在了小型工具之上。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胜谁败。因为二家的理念本就不同，时至今日，GE 仍是以产品为中心，这种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爱迪生深深烙刻着的，正如乔布斯之于苹果一样。没有什么体系是完美无缺的，这种面对独立消费者的销售模式，又如何能够与如今大规模电网的建设相挂钩呢？

而能够胜任后者的，不仅需要技术与应用产品，亦需要将产品连成系统的管理能力，这就需要西屋了。它是一种新型的体系，一种顺应时代变化的企业模式。可以说，当时的它就是如今在中国方兴未艾的电力企业的鼻祖了。

当然了，我们时刻不能忽视了企业家存在的价值，因为资本是极为不可或缺的。在那个充满硝烟的战争中，摩根等多个大巨头先后卷入，为战役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就不赘述了。

因而，交流与直流的战争，是天才与体系的对抗。在当时看来，体系胜出，管理为王。而这，就是上世纪早期美国商业的一次转型的缩影：从创业者模式过渡到了管理者模式。只是，或许是时代的轮回吧，我们看到，自上世纪末，管理中心型的模式已略显颓势，例如 IBM，因为在开发上他们强调运营，便显得更为保守，换句话说，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性的张扬，在如今的时代，这便是其软肋，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像苹果这样似乎覆辙 GE 历史的企业正大放异彩了。时代在流转，没有谁会是永远的赢家，真正能够保持长青的是那种擅于顺应潮流的，我想，在努力实现转型的企业此刻正是这么想的吧。

因而，那场惊心动魄的电气之战，在当时，的确是代表 AC 的西屋胜了，但是长远意义上，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想必是众说纷纭吧，就待历史来见证了。